

盧卡奇早期思想中的宗教之維*

The Religious Dimension in Georg Lukacs' Early Thought

陳 影

CHEN Ying

作者簡介

陳影，中國人民大學外國語學院副教授。

Introduction to the author

CHEN Ying, Associate Professor,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Email: rucchenying@126.com

Abstract

Georg Lukacs is recognized as the founding father of Western Marxism. The religious dimension in his early thoughts, which is the key to a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of Lukacs', has rarely been explored in the academia. Based on a close reading of Lukacs' early writings, this paper delves into his Christian mysticism and Jewish mysticism to reveal those critical feature and practical feature in his thought that religious perspective illumines. Christian mysticism in Lukacs' early writings is shaped by the context of German romanticism, exploring the reality of life, i.e., a reevaluation and representation of reflective experience of subjectivity. His Jewish mysticism, under the impact of Buber and Bloch, focuses on the immersion of subject and object. The religiosity mediated by such mysticism is connected with redemption in real life; it renounces this world and ignores the other world, the dialectical attribute of which points towards the Marxism Lukacs accepts and practices in his later period.

Keywords: Geogr Lukacs, Western Marxism, religion, mysticism, dialectics

一、被忽視的盧卡奇早期思想中的宗教之維

盧卡奇（Georg Lukacs, 1885-1971）是學界公認的西方馬克思主義創始者和奠基人，在20世紀馬克思主義思想史的演進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正因如此，人們普遍關注並聚焦研究盧卡奇中晚期具有明顯馬克思主義品格的著作，如《歷史與階級意識》（*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 Studies in Marxist Dialectics*）。作為具有開拓創新和自我批判精神的哲學家，盧卡奇在晚年也多次明確表示希望讀者能夠批判地閱讀自己的早期作品（如《心靈與形式》[*Soul and Form*]和《小說理論》[*The Theory of the Novel: a Historico-philosophical Essay on the Forms of Great Epic Literature*]），否則便會出現方向性的錯誤。^①因此，盧卡奇的思想發展看似遵循著一種日臻成熟，逐漸轉向馬克思主義的趨勢。學界對其研究的側重點在很長一段時間都集中在馬克思主義視域內的“總體性”“物化意識”“主客體統一”等核心概念的哲學內涵與現代啟示。雖然近年來，學界開始關注青年時期的盧卡奇思想，但相關研究常常聚焦盧卡奇的美學思想或不同哲學思潮對盧卡奇的影響。盧卡奇早期思想中的宗教維度鮮有人問津。

盧卡奇早期思想中宗教維度被忽視的原因主要有兩個，第一，盧卡奇自己在晚年不遺餘力地否定和批判自己早期的作品，這在很大程

*本文為中國人民大學科學研究基金（中央高校基本科研業務費專項資金資助）項目成果，項目編號：21XNA028。[The paper is a result of the scientific research project funded by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Special Funding for Basic Scientific Research in High Education Institutions). Project No.: 21XNA028.]

^①馬爾庫什：《生活與心靈：青年盧卡奇和文化問題》，衣俊卿等譯，載《盧卡奇再評價》，阿格妮絲·赫勒編，哈爾濱：黑龍江大學出版社，2011年，第6頁。[Gysrgy Markus, “Life and Mind: Young Lukacs and Cultural Issue,” trans. YI Junqing et al., in *Lukács Reappraised*, ed. Agnes Heller (Harbin: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Press, 2011), 6.]

度上影響了後人的研究路徑；第二，宗教常常被人們簡單地理解為體制性的信仰團體或系統的神學教義，蘊含其中的神秘主義思想及其攜帶的現實品格與辯證法特質即便體現在早期盧卡奇的作品中，也往往被研究者歸到其他的研究範疇並置審視。張亮教授將盧卡奇淡忘或“拋棄”自己早期作品的原因歸為早期盧卡奇經歷了漫長的，甚至是痛苦的思想求索，他最終找到了馬克思主義的方法徹底解決了自己的思想危機。盧卡奇自然不願過多回溯自己之前的痛苦。其次，面對各種複雜的政治環境，盧卡奇始終堅守自己的馬克思主義立場，其早期作品在表面上不符合馬克思主義的視野，也不會被盧卡奇晚年所處的政治環境接受。^①這一分析非常到位，但需要指出的是，任何偉大哲學家的思想轉向並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所謂的“轉向”亦非無有所依，其根基便是該哲學家早期的思想探索。我們甚至可以說根本不存在所謂的轉向，有的只是其原有思想的重塑和調整。雖然我們不能用“一步到位”來標記盧卡奇思想演變的軌跡，但其思想發展過程中的連續性不容忽視。換言之，盧卡奇的思想分期呈現出一種表面上的若干“轉向”和潛在的連續性。在這一邏輯下，盧卡奇的早期思想對理解他後期的作品具有重要作用和影響，“這種影響在他轉變為馬克思主義者之後相當長一段時期內還在起作用”^②。

在具體探討盧卡奇早期思想中的宗教之維前，我們需要對他的思想分期進行界定。學界對盧卡奇思想分期的爭議比較大，但無論依據何種分類方法，大多將盧卡奇1918年加入匈牙利共產黨之前視為盧卡奇思想的早期階段。如果說把盧卡奇接受並發展馬克思主義理論作

^① 張亮：《盧卡奇早期思想發展及其思想史效應：100年後的重訪》，載《學習與探索》，2018年第11期，第144-145頁。[ZHANG Liang, "The Early Thought of Lukacs and Its Effect in the Intellectual History: Reevaluation after 100 Years," *Study & Exploration*, no. 11 (2018): 144-145.]

^② 劉象愚：《盧卡奇早期的美學思想》，載《北京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91年第1期，第80頁。[LIU Xiangyu, "Aesthetics in Lukacs' Early Thoughts," *Journal of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no. 1 (1991): 80.]

為他思想的成熟階段，那麼，這一階段與其早期思想的關係並不是斷裂式的，盧卡奇的馬克思主義，特別是其中的辯證法品格，可以追溯到其早期對生命意義的探究。^① 這一時期的盧卡奇用心靈的危機表徵現代性的文化危機，通過生命哲學中的經驗主體，探尋生命的意義，但生命哲學帶給人們的只有實現自我本質的許諾，而不是這種許諾的實現。^② 借用盧卡奇的邏輯框架便是，總體性的喪失使盧卡奇的早期思想在某種程度上浸潤着超驗性的維度。

這種集中體現在神秘主義思想中的超驗性維度表徵了盧卡奇的宗教觀。本文所言的盧卡奇早期思想的宗教之維在很大程度上體現在其早期作品的神秘主義思想中。儘管神秘主義思想與宗教觀不盡相同，但兩者在很大程度上都指向了一種在承認自身有限性基礎上的對超驗性的尋覓。神秘主義是人類在精神層面尋求與超驗性秩序達成完美和諧的一種表達。^③ 神秘主義的歷史遠遠早於體制性宗教的歷史，很多被正統宗教邊緣化的神秘主義思想在20世紀初期得以復興。因此，對早期的盧卡奇而言，其思想中的超驗性維度更多地體現在神秘主義思想中也就不足為奇了。縱觀盧卡奇一生的思想軌跡，我們可以看到他從未完全認同任何體制性的宗教。儘管他生於猶太人家庭，但在20世紀初期的匈牙利，盧卡奇的父輩已經被高度世俗化，不再恪守猶太教律法；對於基督教的不同教派，盧卡奇無疑更加認可關注人神直接交流的新教，特別是基督新教思想中的神秘主義。這種內化到德國浪漫主義思想中的神秘主義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宗教改革運動。^④ 根據盧卡奇的自述，他在中學時期便是“堅定的無神論者”。^⑤ 在20世紀

^① Istvan Meszaros, *Lukacs' Concept of Dialectic* (London: The Merlin Press, 1972), 19.

^② 劉象愚：《盧卡奇早期的美學思想》，第70頁。

^③ Evelyn Underhill, *Mysticism: A Study of the Nature and Development of Man's Spiritual Consciousness* (New York: E.P. Dutton and Company, 1912), x.

^④ Ferenc L. Lendvai, "Religion in Georg Lukacs' World View," *Trames*, no. 1 (1997): 160.

^⑤ *Ibid.*, 161.

初，尼采“上帝已死”這一振聾發聵的聲音影響了包括盧卡奇在內的一大批歐洲知識分子。倘若上帝已死，人們失去了維繫其認知的價值標準，那麼人們未來希望的根基與指向又如何界定？這是當時盧卡奇藉由宗教所思考的核心問題。在1915年4月寫給保爾·恩斯特（Paul Ernst）的信中，盧卡奇表示：“我們和我們的心靈終究是唯一的本質；即使所有的永恆事物都是一個先驗，心靈的客體化……都不外乎是紙幣，它只有在能夠與黃金兌換的時候才有價值。”^①換言之，在盧卡奇看來，心靈與心靈的客體化是完全不同的，體制性宗教在某種意義上將超驗性客體化，這在當時的盧卡奇看來是不可取的。盧卡奇看重的是個體心靈在現代性語境中的救贖。韋伯的妻子瑪麗安將當時活躍在韋伯知識分子圈裏的盧卡奇描述為具有彌賽亞情結的年輕人，認為他擁有一種攜帶末世希望品格的使命。這裏所言的彌撒亞情結和末世希望，只是盧卡奇訴諸宗教語言所表達一種內在化維度復興的渴望，並非傳統的神學概念。換言之，在盧卡奇看來，他所使用的“宗教”一詞與“形而上學”的相似點體現在它們在本質上雖然具有自身特質性（idiosyncratic），但都絕非指向宗教意義中的彼岸世界。^②正因如此，盧卡奇在《小說理論》開篇所描述的理想社會雖然充滿神學烏托邦式的想象，但其中傳達或言說的卻絕非某種宗教教義：

對那些極幸福的時代來說，星空就是可走的和要走的諸條道路之地圖，那些道路亦為星光所照亮。那些時代……世界廣闊無垠，卻又像自己的家園一樣，因為心靈裏燃燒着火，像群星一樣有同一本性。世界與自我、

^① 盧卡奇：《盧卡奇早期文選》，張亮、吳勇立譯，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188頁。[Georg Lukacs, *Lu ka qi zao qi wen xuan*, trans. ZHANG Liang and WU Yongli (Nanjing: Nanjing University Press, 2004), 188.]

^② Mary Gluck, *Georg Lukacs and His Generation, 1900-1918*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150-151.

光與火，它們明顯有異，卻又絕不會永遠相互感到陌生，因為火是每一星光的心靈，而每一種火都披上星光的霓裳。這樣，心靈的每一行動都變得充滿意義，在這二元性中又都是圓滿的。^①

盧卡奇這裏所描述的同質性的理想社會沒有自我與他者、人與自然的分裂，那時的個體之所以不會感到孤獨是因為他與整體從未分割，內在性與超驗性是統一的。如果說傳統意義的上帝已死，那麼以理想的古希臘社會為總體性模型，在當今社會尋找人類的終極目標（或蒂利希所言的“終極關切”），便是盧卡奇早期思想的核心。這一終極目標是回溯總體性尚未被破壞的原初狀態，按照宗教的術語便是攜帶彌賽亞品格的伊甸園指向。這種攜帶彌賽亞品格的伊甸園指向彰顯了一種具有浪漫主義情懷的反資產階級態度。在當時的資產階級社會，勞動分工的高度發展帶來人的全面異化，人類失去了回望至善至美之物的能力，成為現代性社會中碎片化的個體。很明顯，盧卡奇受到了韋伯從宗教角度分析資本主義社會生產關係的影響，在韋伯看來，新教倫理造就了異化的現代性世界。盧卡奇晚年曾坦誠自己在很大程度上是通過韋伯的方法審視馬克思的，因此無法從根本上揚棄韋伯思想中的非理性因素。^②換言之，建基在宗教傳統中的非理性因素對盧卡奇早期思想具有深遠的影響，這種非理性因素主要表現在猶太—基督傳統中的神秘主義上。神秘主義思想作為非理性傳統的重要遺產，存繫在不同的宗教資源中。盧卡奇是歐洲基督教文化語境中成長起來的猶太思想家，無論他是否承認猶太傳統和基督教傳統對自己

^① 盧卡奇：《小說理論——試從歷史哲學論偉大史詩的諸形式》，燕宏遠、李懷濤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8年，第19-20頁。[Georg Lukacs, *The Theory of the Novel: Historico-philosophical Essay on the Forms of Great Epic Literature*, trans. YAN Hongyuan and LI Huaitao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8), 19-20.]

^② 劉象愚：《盧卡奇早期的美學思想》，第173-174頁。

的影響，我們會發現盧卡奇獨特的宗教思想混雜了基督教的因素和猶太傳統的因素。^① 這種獨特性在很大程度上蘊含在猶太—基督教神秘主義之中。

二、盧卡奇宗教思想中的基督教神秘主義

究其實，盧卡奇早期思想中的神秘主義是應對人類超驗的無家可歸狀態的一種策略，正如前文《小說理論》的開篇所言，在幸福的時代，人類不會迷失自我，因為星空地圖為人類指明了歸家的方向，而現代性社會剝離了人類對超驗性維度的訴求，使人類在精神上流離失所。在《小說理論》中，盧卡奇藉由小說這種文學體裁，探究存在的意義，他認為小說所體現出的客觀性是“男性成熟的洞見，即意義絕不會完全充滿現實……這種現實沒有意義就將瓦解成無本質的虛無”^②。上帝對這個世界的離棄“暴露為無實體性，暴露為緊密性和可穿透性的非理性混合”。^③ 這種非理性因素主要體現在神秘主義思想中。對盧卡奇而言，藉由神秘主義尋找生命的終極問題，這是對物化世界的一種積極回應，因為神秘主義從外部的物質世界進入內在的精神世界，它聚焦人類在精神層面上與上帝合一的神秘體驗，這本身就是尋找真我，回歸本源的舉措，是對物化的資本主義世界的反叛與解構，同時也是在這種解構中積極尋求建構。在盧卡奇看來，上帝已死或言人類世界被上帝遺棄是其思想的理論預設和基礎。盧卡奇在《小說理論》中多次提及“上帝的遠離和缺席”“上帝所拋棄的世界”“沒有上帝的世界”。^④ 在古希臘時代，神靈給人指明道路，“安全的氣

^① Judith Marcus, *Georg Lukacs and Thomas Mann: A Study in the Sociology of Literature* (Amherst: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1988), 138.

^② 盧卡奇：《小說理論——試從歷史哲學論偉大史詩的諸形式》，第79頁。

^③ 同上，第81頁。

^④ 同上，第81、84頁。

氛始終環繞着他們”，而生活在現代性社會的人只能訴諸心靈，訴諸“一種根本性的心靈努力，只關心本質的事物”，這是一種心靈的渴望，“即對家鄉在何處的渴望”，這種渴望使心靈“通向本質，回到家園，因為對於這種心靈來說，它的自我性就是家園”。^①此時的盧卡奇無意在信仰層面接受上帝，但卻藉助神學話語和宗教傳統，以期解決現代性的諸多問題，這本身就彰顯出一種張力或言盧卡奇版本的辯證法，我們理解盧卡奇後期馬克思主義思想，是無法脫離神秘主義中這種棄絕此世又無法維繫彼岸的辯證法品格的。當然，盧卡奇的神秘主義是一個廣義的概念，他並沒有對其中的神秘儀式、神秘體驗、密契知識等層面加以區分討論，他更多的是借用有限性與無限性的合一，表徵一種主觀反思性的體驗，即“不會有把握住意義的賦形感；這些體驗是在被上帝離棄的世界上生活所可能獲得的最接近本質的體驗”。^②

德·胡蒙（De Rougemont）認為，在德國浪漫主義傳統中，西方人的心靈之旅是用神秘主義的方式踐行的，這種神秘主義“試圖實現超越所有局限的理想目標”^③。對盧卡奇而言，其早期作品中彰顯出來的基督教神秘主義植根於德國浪漫主義傳統，在探究生命現實的過程中，盧卡奇藉由這些作品表徵並重估了主體性的反思經驗：

生活是一種光明與黑暗的無序：生活中任何事情都不能完全實現，任何事情都沒有結局；新的混亂的聲音總是與曾經聽到過的過去的嘈雜之聲融合。一切都在流動，一切都在雜混，這種雜混無法控制且不純淨；一切都被毀壞了，被搗碎了，沒有事物可以走向成熟，擁有真正的生命。活着就是活到死：但生命意味着沒有任何

^① 盧卡奇：《小說理論——試從歷史哲學論偉大史詩的諸形式》，第77、79頁。

^② 同上，第114頁。

^③ 同上，第43頁。

事物可以完全活到死。生命在所有的可想象的存在中是最不真實的非生命。^①

這種最不真實的非生命狀態非常普遍，而真實的生命狀態則是在經驗生活之外的，它可以在神秘主義的狂喜和萬有的合一中實現，神秘主義強化了生命體驗中人與萬物的合一，“神秘主義者的真實存在只有在所有差異永遠消逝的時候才開始”。^② 神秘主義消弭了主體與客體的對立，轉變了生活的不真實性和不確定性，使生活清晰可辨，讓人們重新感受並成為一種總體。因此，只有神秘主義（盧卡奇有時稱為“神蹟”）才具有“上帝面容前的真實”，上帝面前不再有表象與實質、事件與命運的對立，上帝面前的價值創造了真實。^③ 這種神秘主義意義上的真實如同永遠無法言說的神祇，“他會發出沉睡在人內部的神祇的聲音，這種聲音在生活中降格為啞然；內在性的神祇將超驗性的神祇喚醒”。^④ 可以看到這一時期的盧卡奇對神秘主義的核心問題（如靈魂和救贖）有一種“近乎病態的關注”。^⑤ 他聚焦上帝、超驗性、本質等概念，並頻繁引用柏拉圖、普洛丁（Plotinus）和德國神秘主義思想家艾克哈特（Meister Eckhart）等人的觀點。如他將柏拉圖的《對話集》稱為“神秘主義者的文本”^⑥；而他對神秘主義經驗的描述與艾克哈特的“退隱”（Abgeschiedenheit）概念非常相似。退隱在艾克哈特看來是一種習慣，即人類從自身和萬物中放棄自我。退隱的內涵是脫離一切受造物，遠離塵世，遠離任何會消逝的東

^① Georg Lukacs, *Soul and Form*, trans. Anna Bostock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1974), 152-153.

^② Ibid., 160.

^③ Ibid., 153.

^④ Ibid., 154.

^⑤ Victor Zitta, *Georg Lukacs' Marxism, Alienation, Dialectics, Revolution: A Study in Utopia and Ideology* (Netherlands: Springer-Science+Business Media, B.V., 1964), 45.

^⑥ Georg Lukacs, *Soul and Form*, 3.

西，在自身中持守自身。^① 換言之，在艾克哈特看來，如果想藉由退隱在心靈中尋覓神性，我們必須放棄萬物的多樣性，指向上帝或無限接近上帝。盧卡奇作品中的苦行思想（asceticism）便呼應了退隱。盧卡奇的苦行思想是對生活中所有光鮮之事的棄絕，偉大的愛總是和這種苦行思想相關。^② 苦行者尋求與不可言說者的合一，從而達到無法想象的高度，這從本質上說就是神秘主義的。這種不可言說者同時亦無法接近、無法表徵，盧卡奇從中找到了一種被壓抑的烏托邦思想。^③ 究其實，這是一種對資本主義社會的浪漫主義式的反抗。T.E.休謨（T.E. Hulmes）認為，如果你不信上帝，那麼你就開始相信人就是上帝；如果你不信天堂，那麼你就開始相信塵世中有天堂，浪漫主義是一種分裂的宗教。^④ 藉由神秘主義，具有準宗教品格和批判特質的浪漫主義精神充斥在盧卡奇早期的作品中。有意思的是，他言說的基調仍然在悲觀主義和樂觀主義之間搖擺，這一點與盧卡奇的猶太身份高度契合。

三、盧卡奇宗教思想中的猶太神秘主義

盧卡奇在晚年曾明確表明猶太教對自己的思想發展毫無影響，這是因為在盧卡奇看來，正統猶太教沿襲的教義就是資本主義的文化表徵，而猶太神秘主義與正統猶太教完全不同，前者蘊含着真正的猶太遺產。我們可以說盧卡奇獨特的宗教思想混雜了基督教的因素和

^① 張振華：《海德格爾與埃克哈特大師：以斷離和任讓為核心》，載《同濟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8年第1期，第21頁。[ZHANG Zhenhua, “Heidegger and Meister Eckhart: A Study on Abgeschiedenheit and Gelassenheit,” *Journal of Tongji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no. 1 (2018): 21.]

^② Georg Lukacs, *Soul and Form*, 55, 94.

^③ Victor Zitta, *Georg Lukacs' Marxism, Alienation, Dialectics, Revolution: A Study in Utopia and Ideology*, 97.

^④ T. E. Hulme, *Speculations: Essays on Humanism and the Philosophy of Art*, ed. Herbert Read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60), 118.

猶太傳統的因素。就其思想中猶太神秘主義的層面，盧卡奇受到布伯（Martin Buber）和布洛赫（Ernst Bloch）的影響，聚焦主客體的交融與萬物界限的消弭。1914年，盧卡奇的好友巴拉茲（Bela Balas）在日記中表示，盧卡奇在當時開始關注自身的猶太性。^① 盧卡奇從1911年開始就與布伯通信，一直到1921年，特別是在1915年盧卡奇仔細閱讀了布伯有關神秘主義的書籍。盧卡奇對布伯作品中體現出來的神秘主義非常感興趣。他曾就布伯的《神名大師傳說》（Legend of Baal-shem）和《拉比納赫曼的故事》（Story of Rabbi Nachmann）撰寫評論，評論的題目就是《猶太神秘主義》（Jewish Mysticism），同時盧卡奇還將自己的《心靈與形式》寄給布伯。在《猶太神秘主義》中，盧卡奇表示希望讀到有關神名大師的更加完整的版本，以便從中學習猶太神秘主義傳統的相關知識。^② 盧卡奇作品中對苦行思想及其神秘主義內涵的探討，其中就包含着猶太神秘主義的維度。如前文所述，苦行思想意味着對生活所有繁華之物的棄絕，其中蘊含着對屬世生活的反抗與批判，這種棄絕孕育着一種希望，即“產生極其強烈感情的鬥爭的狂喜”^③。這種狂喜在盧卡奇看來是神秘主義經驗的頂峰，它會強化生活，使經歷狂喜的生命融入萬物，並導致萬物之間界限和區別的彼此消弭；與之相關聯的神蹟具有摧毀所有形式的力量，其本質就是具有排他性的自我合一。^④ 在布伯的《神名大師傳說》中，有專門一章探討猶太神秘主義中的“Hitlahavut”，即狂喜。作為猶太神秘主義運動中的重要派別，哈西德（Hasid）所宣揚的教義對存在並不進行分割，存在呈現出的是多樣性，而非二元性。^⑤ 藉由狂喜這一哈西

^① Paul R. Mendes-Flohr, *Divided Passions: Jewish Intellectuals and the Experience of Modernity* (Detroit: Wayne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1), 101.

^② Ibid.

^③ Georg Lukacs, *Soul and Form*, 56.

^④ Ibid., 159-160.

^⑤ Martin Buber, *The Legend of the Baal-Shem*, trans. Maurice Friedman (London: Routledge, 2002), xiii.

德神秘主義的重要概念，人們可以觸碰生活的意義，擺脫自然、時間與思想的界限；狂喜每時每刻都會出現，人的一言一行皆與此相關。^①狂喜並非“瞬間陷入永恆”，而是尋覓發現上帝的道路，這對有限性便意味着尋找無盡的終點。從另一個角度說，狂喜永遠是即將來臨和即將獲得的，即便狂喜是終點，那麼這個終點也是最終性的否定，而非最終的肯定。^②這種否定便是一種對無限可能性的敞開，一種具有解放維度的、連接內在性與超驗性的中介。

此外，盧卡奇當時的好友，同為猶太人的布洛赫對盧卡奇猶太神秘主義思想產生了重要影響。與盧卡奇同為“星期天社交圈”成員的匈牙利文學家艾瑪·里托克（Emma Ritook）在1913年曾寫信提醒盧卡奇，認為盧卡奇當時表達的概念與觀點具有濃厚的神學色彩，這與盧卡奇深邃的思想並不相符，而她最早了解到這種神秘主義的思維方式，是在布洛赫那裏聽來的。^③雖然盧卡奇沒有明確表示布洛赫對其猶太神秘主義思想產生了重要的影響，但二人思想之間的共生與演進還是可以彰顯出這一點的。布洛赫所倡導的“烏托邦精神”建基於過程哲學，而人類理性的語言無法盡然表達過程性的存在，過程性存在中應然與實然的張力似乎只有從神秘主義中才能找到力量。^④受到布洛赫的影響，盧卡奇在猶太傳統，特別是猶太神秘主義思想中找到了一種普遍化的彌賽亞主義。^⑤猶太神秘主義傳統凸顯了上帝與倫理的結合，在這一語境中，先知（猶太傳統中的批判者與思想家）的思考源自一種倫理衝動，即他們無法抗拒上帝的真理從自己口中言說

^① Ibid., 3, 5.

^② Ibid., 4, 5.

^③ Judith Marcus, *Georg Lukacs and Thomas Mann: A Study in the Sociology of Literature*, 198.

^④ 陳影：《恩斯特·布洛赫文化批判思想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9年，第55-56頁。[CHEN Ying, *En si te bu luo he wen hua pi pan si xiang yan jiu*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19), 55-56.]

^⑤ Mary Gluck, “Lukács, György,” in *The Yivo Encyclopedia of Jews in Eastern Europe*, https://yivoencyclopedia.org/article.aspx/Lukacs_Gyorgy (accessed on Jan. 29, 2020).

出來，他們在某種意義上就是上帝話語的容器。^①成為上帝話語的容器無疑指向了倒空自身，完全與上帝合一的神秘主義要旨。盧卡奇在《小說理論》中明確闡述了這一點：“如果神秘主義者捨棄了自身，並完全獻身給了上帝，他就是自由的”；其中體現出的“實質倫理的崇高標準，根源於使一切完美的上帝的存在，根源於拯救的理念”。^②這便與前文所言的彌賽亞主義鏈接了起來。這種彌賽主義具有強烈的時代特徵，即末世情懷，以盧卡奇為代表的猶太知識分子在某種程度上受到了這種攜帶末世希望的彌賽亞主義的影響，這種建基於世俗救贖的彌賽亞主義被盧卡奇稱為“無神論的宗教性”。它之所以是“無神”的，是因為盧卡奇思想的起點便是上帝所拋棄的世界，這種上帝缺席的世界就是“走到盡頭的主體性的自我揚棄”^③。它之所以是“宗教性”的，是因為早年的盧卡奇與馬克思類似，把宗教作為言說自己理論的基礎與批判的起點。在宗教中，特別是在神秘主義的遺產中，盧卡奇找到了自己當時絕望之情的表達方式，神秘主義中所蘊含的辯證法促使盧卡奇後來成為一名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

四、宗教維度與馬克思主義的內在關聯

1917年，盧卡奇在申請海德堡大學教職的簡歷中，寫道自己具有“新教信仰”。^④但在後來，特別是盧卡奇加入匈牙利共產黨之後，很難再見到盧卡奇有類似的信仰表述。其中的主要原因恐怕是早期

^① Judith Marcus, *Georg Lukacs and Thomas Mann: A Study in the Sociology of Literature*, 140.

^② 盧卡奇：《小說理論——試從歷史哲學論偉大史詩的諸形式》，第82頁。

^③ 同上，第84頁。

^④ 盧卡奇：《盧卡奇自傳》，李渚青、莫立知譯，杜章智編，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86年，第206頁。[Georg Lukacs, *Record of a Life: An Autobiographical Sketch*, trans. LI Zhuqing and MO Lizhi, ed. DU Zhangzhi (Beijing: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1986), 206.]

盧卡奇的信仰訴求，或言其思想中的宗教之維在很大程度上已經整合到了馬克思主義中。究其實，盧卡奇早期思想中的宗教維度與馬克思主義之間是具有某種內在的關聯性的。這種以神秘主義為載體的宗教性，在很大程度上關聯着現實的救贖，它棄絕此世又無意維繫彼岸，其中所蘊含的辯證法品格指向了盧卡奇後期所接受並踐行的馬克思主義。正如布洛赫所言：“真正的馬克思主義合理性（rationality）指向並維繫自身，這種行為與……神秘主義並無二致。”^① 在這一邏輯鏈條下，盧卡奇的神秘主義思想體現出了辯證的品格，但這種辯證品格本身並沒有實現自身的條件，其實現只能藉助馬克思主義。在盧卡奇的時代，所有的辯證法都是分解的症候（symptom of dissolution），辯證法具有內在性的問題意識，它是內在化問題意識的象徵，也是其表達方式；馬克思主義同樣具有一種內在化的能力，特別是將超現實的、超理性之物內在化的能力，這種內在化同時將神秘主義轉化為實踐。^② 實踐的核心作用在馬克思《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Theses on Feuerbach）第11條中已經被有力地闡明了：“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而問題在於改變世界。”^③ 盧卡奇在《心靈與形式》中明確表示，一旦某物具有了問題意識，救贖便會在這種可質疑性中萌生。^④ 這種具有神秘主義品格的救贖一旦客體化和現實化，便與馬克思主義的內在特質形成了契合的空間。盧卡奇將之稱為“精神的貧困”，即一種攜帶歷史視角的行動哲學。盧卡奇是在神秘主義的語境中使用這一術語的，其本質是將所有的思想轉化為行動。盧卡奇在

^① Ernst Bloch, *Heritage of Our Times*, trans. Neville and Stephen Plaic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1), 135.

^② Victor Zitta, *Georg Lukacs' Marxism, Alienation, Dialectics, Revolution: A Study in Utopia and Ideology*, 32, 37.

^③ 馬克思：《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載《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中央編譯局編譯，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6頁。[Karl Marx, “Theses on Feuerbach,” in *Marx and Engels Collected Works, Vol.3*, ed. and trans. Central Compilation and Translation Bureau (Beijing: The People's Press, 1956), 6.]

^④ Georg Lukacs, *Soul and Form*, 15.

1912年曾撰文《精神的貧困》（*On Spiritual Poverty*）來探究這一術語。盧卡奇認為“精神的貧困就是擺脫生命糟糕的無限性的方法”，它混合了若干具有悖論性的主題，如人性之愛與神性恩典、本質性的生活與自殺、無法理解的渴望與擁有等。^① 精神的貧困體現在諾斯替（Gnostic）式的行動主義者身上，諾斯替的原義為知識，對於這些人而言，知識便是行動，便是對本質如何賦予生命之類問題的具有救贖屬性的回覆。在盧卡奇看來，諾斯替式的行動主義者是“善者”，善者便是世界等待的神一人，即充滿辯證性的彌賽亞。他“如白紙般潔淨，（但）命運在其中書寫了荒謬的秩序，這一秩序將會被盲目地、不計後果地、殘忍地物質化”。^② 人們對意義的需求是絕對的，而體現在內在性與超驗性、行動與思想、環境與個體之間的失調，產生了此世生活與意義的脫節，即現代社會中人類的超驗的無家可歸狀態。盧卡奇“精神的貧困”的概念旨在告訴人們需要從積極的角度，棄絕純粹的精神，即通過精神上的貧困，在時間和歷史的維度中挖掘並實現一種辯證性：

我們必須這樣生活：我們的生活沒有任何價值和意義，我們應時刻準備把生活獻祭給死亡；不，我們時刻等待並準備好把它獻祭給死亡。但我們必須用所有的力量和感官，熱情地生活。因為，我們只是一件器皿，是具有精神樣式的唯一器皿；啟示的酒釀只能傾倒在我們之中，只有在我們之中，通過我們，它的真正的啟示、它的化體（*transubstantiation*）才能出現。……器皿勢必要潔淨；這種潔淨是……靈魂的同質性、一致性。^③

^① Victor Zitta, *Georg Lukacs' Marxism, Alienation, Dialectics, Revolution: A Study in Utopia and Ideology*, 55.

^② *Ibid.*, 62.

^③ *Ibid.*, 219.

盧卡奇的這段表述結合了辯證法與神秘主義的維度，具體表現在一種對異化語境中人類生活經驗的否定，同時在這種具有批判性品格的言說中維繫着變革的希望與指向。這裏可以看到克爾凱郭爾（Kierkegaard）的影子，因為神秘主義彰顯出來的超越性維度在很大程度上體現為人的存在的內在化，這種與辯證法的否定性和革命精神鏈接的人本主義品格就是盧卡奇版本的宗教。換言之，宗教對於盧卡奇而言並不是信仰的選擇，而是一種人本主義的立場。盧卡奇藉助宗教方面的思想資源重塑了人本主義的立場，這種立場已經不是抽象的人道主義，而是蘊含革命倫理的具體內容。^① 從這個意義上看，就不難理解盧卡奇之後對馬克思主義的接受和發展了。

五、結語

在《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的第8條中，馬克思表示：“凡是把理論引向神秘主義的神秘東西，都能在人的實踐中以及對這個實踐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決。”^② 因此，宗教思想中體現的神秘主義思想本身便存在着走向實踐化的可能性，它與具有實踐品格的馬克思主義思想具有內在的關聯性。重審盧卡奇的早期思想，我們會發現其特點是繼承與發展並存，多樣性與一致性共生。盧卡奇繼承的是歐洲思想傳統，特別是德國古典哲學的衣鉢，在尋求進步與真理的過程中，逐漸從新康德主義向新黑格爾主義轉變，從而具有了後期過渡到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品格。其中的多樣性體現在早期的盧卡奇受到韋伯等諸多同時代思想家的影響，在理性主義傳統與非理性主義思潮的碰撞中，激

^① 張雙利：《宗教與革命的倫理——兼論盧卡奇與布洛赫的思想共生關係》，載《馬克思主義與現實》，2010年第1期，第136頁。[ZHANG Shuangli, "Religious and Revolutionary Ethics: On the symbiotic relationship between Lukacs and Bloch," *Marxism & Reality*, no. 1 (2010): 136.]

^② 馬克思：《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第5頁。

發了盧卡奇探究人類的生存境況、尋找人類救贖道路的多重探索。在這一複雜的思想格局中，猶太—基督神秘主義起着承上啟下的作用。早期的盧卡奇一直在試圖尋找一種言說自己精神訴求的中介，從最早的新康德主義到浪漫主義莫不如此，神秘主義作為盧卡奇早期浪漫主義思想的深化，具有浪漫主義所沒有的“拯救生活的力量”。^①晚年的盧卡奇在回憶寫作《心靈與形式》的過程時說道，當時他感到需要“抓住現象的多面性（不能用抽象理論來掌握）。感覺到個別現象不同方面的同時性，希望找出把它們與廣泛的一般實體（總體）聯繫起來的非機械方式”，為了做到這一點，盧卡奇最後寄希望於艾克哈特大師。^②

^① 盧卡奇：《盧卡奇早期文選》，第176頁。

^② 盧卡奇：《盧卡奇自傳》，第23頁。

參考文獻 [Bibliography]

西文文獻 [Works in Western Languages]

- Bloch, Ernst. *Heritage of Our Times*. Translated by Neville and Stephen Plaic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1.
- Buber, Martin. *The Legend of the Baal-Shem*. Translated by Maurice Friedman. London: Routledge, 2002.
- Gluck, Mary. *Georg Lukacs and His Generation, 1900-1918*.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 . “Lukács, György.” In *YIVO Encyclopedia of Jews in Eastern Europe*, 2010. https://yivoencyclopedia.org/article.aspx/Lukacs_Gyorgy. Accessed January 29, 2021.
- Hulme, T. E. *Speculations: Essays on Humanism and the Philosophy of Art*. Edited by Herbert Read.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60.
- Lendvai, Ferenc L. “Religion in Georg Lukacs’ World View.” *Trames*, no. 1 (1997): 159-166.
- Lukacs, Georg. *Soul and Form*. Translated by Anna Bostock.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1974.
- Macus, Judith. *Georg Lukacs and Thomas Mann: A Study in the Sociology of Literature*. Amherst: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1988.
- Mendes-Flohr, Paul R. *Divided Passions: Jewish Intellectuals and the Experience of Modernity*. Detroit: Wayne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1.
- Meszáros, Istvan. *Lukacs’ Concept of Dialectic*. London: The Merlin Press, 1972.
- Underhill, Evelyn. *Mysticism: A Study of the Nature and Development of Man’s Spiritual Consciousness*. New York: E.P. Dutton and Company, 1912.
- Zitta, Victor. *Georg Lukacs’ Marxism, Alienation, Dialectics, Revolution: A Study in Utopia and Ideology*. Netherlands: Springer-Science+Business Media, B.V., 1964.

中文文獻 [Works in Chinese]

- 陳影：《恩斯特·布洛赫文化批判思想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9年。[CHEN Ying. *En si te bu luo he wen hua pi pan si xiang yan jiu* (A Study of Ernst Bloch’s Cultural Critique).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19.]
- 劉象愚：《盧卡奇早期的美學思想》，載《北京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91年第1期，第71-80頁。[LIU Xiangyu. “Aesthetics in Lukacs’ Early Thoughts.” *Journal of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no. 1

- (1991): 71-80.]
- 盧卡奇：《盧卡奇自傳》，李渚青、莫立知譯，杜章智編，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86年。[Lukacs, Georg. *Record of a Life: An Autobiographical Sketch*. Translated by LI Zhuqing and MO Lizhi. Edited by DU Zhangzhi. Beijing: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1986.]
- 盧卡奇：《盧卡奇早期文選》，張亮、吳勇立譯，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Lukacs, Georg. *Lu ka qi zao qi wen xuan* (Georg Lukacs' Early Works). Translated by ZHANG Liang and WU Yongli. Nanjing: Nanjing University Press, 2004.]
- 盧卡奇：《小說理論——試從歷史哲學論偉大史詩的諸形式》，燕宏遠、李懷濤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8年。[Lukacs, Georg. *The Theory of the Novel: Historico-philosophical Essay on the Forms of Great Epic Literature*. Translated by YAN Hongyuan and LI Huaitao.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8.]
- 馬爾庫什：《生活與心靈：青年盧卡奇和文化問題》，衣俊卿等譯，載《盧卡奇再評價》，阿格妮絲·赫勒編，哈爾濱：黑龍江大學出版社，2011年，第1-32頁。[Markus, Gysrgy. "Life and Mind: Young Lukacs and Cultural Issue." Translated by YI Junqing et al. In *Lukacs Reappraised*. Edited by Agnes Heller, 1-32. Harbin: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Press, 2011.]
- 馬克思：《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載《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中央編譯局編譯，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4-6頁。[Marx, Karl. "Theses on Feuerbach." In *Marx and Engels Collected Works, Vol.3*. 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Central Compilation and Translation Bureau, 4-6. Beijing: The People's Press, 1956.]
- 張亮：《盧卡奇早期思想發展及其思想史效應：100年後的重訪》，載《學習與探索》，2018年第11期，第142-150頁。[ZHANG Liang. "The Early Thought of Lukacs and Its Effect in the Intellectual History: Revaluation after 100 Years." *Study & Exploration*, no. 11 (2018): 142-150.]
- 張雙利：《宗教與革命的倫理——兼論盧卡奇與布洛赫的思想共生關係》，載《馬克思主義與現實》，2010年第1期，第132-140頁。[ZHANG Shuangli. "Religious and Revolutionary Ethics: On the symbiotic relationship between Lukacs and Bloch." *Marxism & Reality*, no. 1 (2010): 132-140.]
- 張振華：《海德格爾與埃克哈特大師：以斷離和任讓為核心》，載《同濟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8年第1期，第19-27頁。[ZHANG Zhenhua. "Heidegger and Meister Eckhart: A Study on Abgeschiedenheit and Gelassenheit." *Journal of Tong ji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no. 1 (2018): 19-27.]